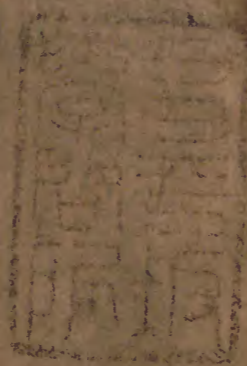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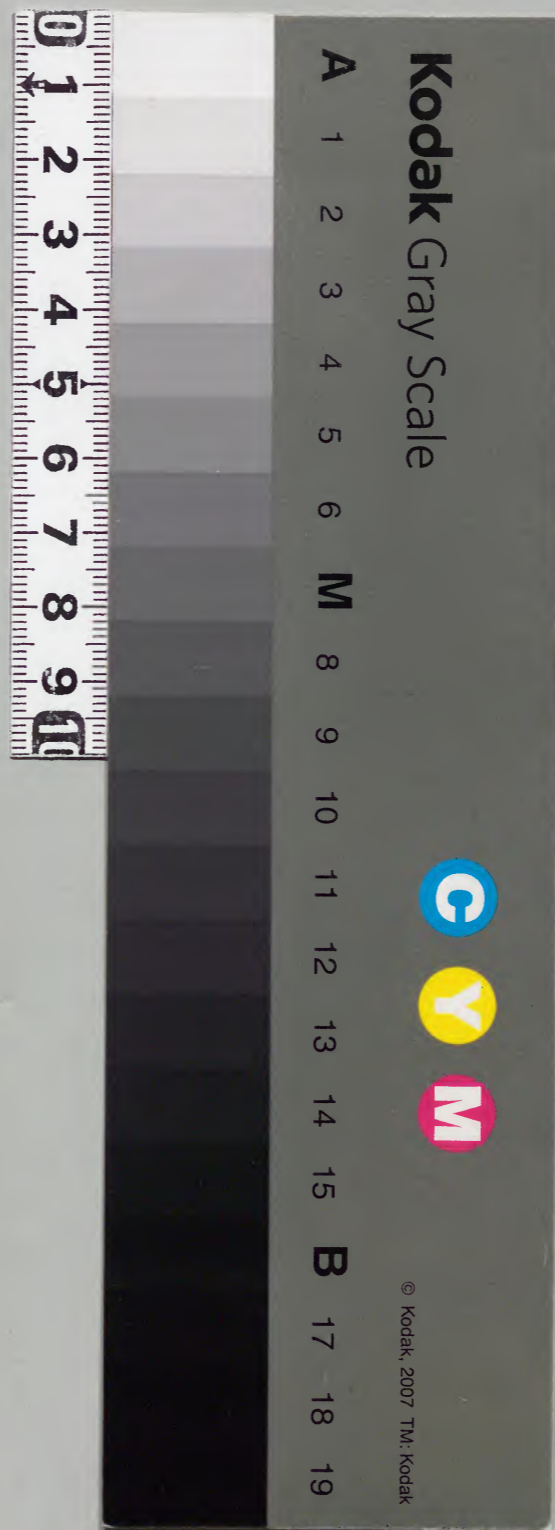


明史彙傳百七十四之七



庫	文	閣	內
函	三	六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5
冊數	78 (71)
函號	281 39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隱逸

張介

徐舫

倪瓚

楊

吳海

劉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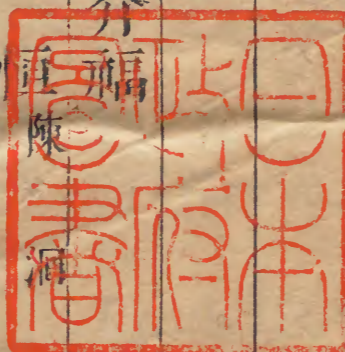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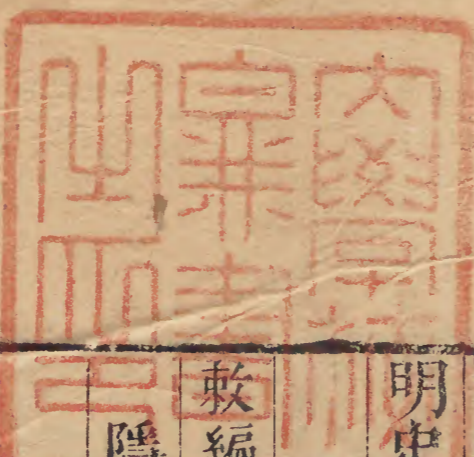
楊黼

孫一元

沈周

陳繼儒

巢由以來隱逸尚矣蒲輪束帛世未或闕焉逖稽曩史自蔚宗作傳而後遞相祖述其能抱道巖谷不事王侯者並獲表彰於世是殆韜光而益耀歟介之推言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文之是求顯也李延壽則曰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在山何異斯二說者均有旨焉明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抗志疾俗不可得致者甚衆追中葉承平聲教淪浹魏科顯爵頓天網以羅雋英凡父之教子兄之訓弟畢出於是苟其抱璋材蘊績學咸克觀國光而賓王廷矣卽或命與時違不博一第而文采卓越亦必聲騰藝林爲時所稱若白首無聞槁形泉石託以自傲旣無鄭朴却聘之風又鮮法真逃名之譽烏觀所云高尚其事者哉有明一代士之詩文可采著述足傳者已備列於儒林苑中茲取其貞節超羣高雅邁俗微辟罔應衡泌自安者數人作隱逸傳餘不濫錄

張介福字子祺自懷慶徙吳中少受學於許衡一親早終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遺以紵絮不受纖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介福恐人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辭病且死謂其友曰吾志慕古人未能萬一惟無汚於時庶幾哉遂卒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鞠旣而悔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爲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舫悉取而步驟之旣乃出遊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

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
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黃冠鹿裘立江上
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望見急延入舟中琛溢競謹謔各取
冠服服之欲載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
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歡譟酌酒而別舫詩有瑤林滄
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於家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家雄於貲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
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閟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
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
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爲人有
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踵

至瓚亦時應之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
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
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鉤致之逃漁舟以免其弟士信以幣
乞畫瓚又斥去士信恚他日從賓客遊湖上聞異香出葭葦
間疑爲瓚也物色漁舟中果得之扶幾斃終無一言及吳平
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迹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恒幼
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文峻潔有聲郡邑間浦江鄭氏延爲
子弟師閱十年退居白鹿山戴梭冠披羊裘帶經耕烟雨間
嘯歌自樂因自號白鹿生太祖旣下浙東命樂鳳知州事鳳
請爲州學師恒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卽家問道政有

缺失輒貽書咨訪恒告以利病裨益爲多後唐鐸知紹興欲辟起之復固辭宋濂之爲學士也擬薦爲國子師聞不受州郡辟命乃已恒性醇篤與人語出肺肝相示事稍垂名義輒峻言指斥家無儋石而臨財甚介鄉人奉爲楷法焉時有陳洄者義烏人幼治經長通百家言初欲以功名顯旣而隱居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自號竹溪逸民常乘小艇吹短簫吹已叩舷而歌悠然自適宋濂俱爲之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元季以學行稱值四方盜起絕意仕進洪武初守臣欲薦諸朝力辭免旣而徵詣史局復遺書所知力辭嘗言楊墨釋老聖道之賊管商申韓治道之賊稗官野

乘正史之賊支詞艷說文章之賊上之人宜勅通經大臣會諸儒定其品目頒之天下民間非此不得輒藏坊市不得輒粥如是數年學者生長不涉異聞其於養德育才豈曰小補因著書一編曰書禍以發明之與永福王翰善翰嘗仕元海數勸之死後翰果自裁海教養其子偁卒底成立平居虛懷樂善有規過者欣然立改因顏其延賓之所曰聞過爲文嚴整典雅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世

劉閔字子賢莆田人生而純慤早孤絕意科舉求古聖賢禔躬訓家之法率而行之祖母及父喪未舉斷酒肉遠室家訓徒鄰邑朔望歸則號哭殯所如是三年鄰族爲助葬婦失愛於母出之獨居奉養疾不解衣母或恚怒則整衣竟夕跪榻

下祭享奠獻一循古禮鄉人莫不欽重副使羅璟立社學構
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俸助養知府王弼每
祭廟社必延致齋居曰此人在座私意自消置田二十餘畝
贍之並受不辭及母歿卽送田還官廬墓三年弟婦求分產
閔闔戶自搗婦感悟乃已弘治中僉都御史林俊上言伏見
皇太子年踰幼學習處宮中罕接外傳豫教之道似爲未備
今講讀侍從諸臣固已簡用然百司衆職山林隱逸不謂無
人以臣所知則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燿光祿少卿楊
廉行幾殆庶可備講員其資序未合德行可取者二人則致
仕副使曹時中布衣劉閔是也閔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
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處之晏如監司劉大夏徐貫知府王

弼等恒禮敬之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宮僚閔令布衣入侍必
能涵育薰陶裨益睿質時不能用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瑋
欲援詔例舉閔經明行修閔力辭知府陳效請遂其志榮以
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
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
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
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
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
異之父母歿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
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

至果卒既斂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補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栖太白之巔故號太白山人或曰其母娼也幸秦王而生王不敢子之或曰安化王宗人王坐不軌誅故變姓名避難也一元姿性絕人善爲詩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烏中白恰攜鐵笛鶴瓢遍遊中原齊魯南涉江淮歷荆楚抵吳越所至賦詩談神仙論當世事往往傾其座人鉛山竇宏罷相訪之杭州南屏山值其晝寢就臥內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對宏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覓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琬隱居好客

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稱茗溪五隱一元於是買田溪上將老焉舉人施侃雅善一元勸之娶乃妻以妻之妹張氏生一女而卒年止三十七琬等葬之道場山

沈周字啓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材不就所居曰西莊日置酒款賓人儼之顧仲瑛伯父貞吉父恒吉並抗隱操搆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獲亦解文墨邑人陳孟賢乃陳五經繼之子學有淵源周少從之遊得其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面試鳳凰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學左氏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字學黃庭堅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筮易得遯之九五遂決意隱遁所居有水竹亭

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干升斗祿離膝下母與鄰媪歡媪家被火無所棲周延與母居奉之若母居恒厭入城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詣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工繪屋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覲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倉皇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乃向時畫壁者也比還謁周

里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年卒所作詩文書畫並爲世所愛重云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爲廟祀二陸構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

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
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屢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
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
為築來仲樓招之至黃道周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
繼儒其推重如此御史吳牲給事中吳永順侍郎沈演等先
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屢奉詔徵用
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為遺令纖悉畢具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列女

月娥

韓貞女

諸娥

劉氏甄氏

姚孝女蔡孝女

楊貞女張氏嚴氏

唐方妻丁氏

吳氏

石孝女

武邑高氏

梁氏

萬義姑

祐溪貞女郭氏

程烈婦

王妙鳳唐貴梅王

莊氏

鍾氏方氏王氏

嘉定宣氏

龔氏

章孝女茅氏女

王世昌妻楊氏

竇妙善 慶雲賈氏 定海葉氏女

樂平胡氏 孫氏 江氏嚴烈女

張貞婦 楊氏 張烈婦蔡烈婦

孫貞女 慈谿沈氏六節婦 沙縣張氏張氏劉氏烈女

松溪葉氏范氏 會稽胡節婦 莆田戴節婦

蔣烈婦 劉氏二貞女 丁氏郭氏

尤氏 方孝女解孝女 項貞女

玉亭縣君 劉氏楊氏 烈婦李氏

須烈婦 侯官林貞女 錢塘劉烈女

高氏 烈婦王氏 崔氏

周氏 王氏 荆媪

黃日芳妻陳氏妾李氏 烈婦姜氏

烈女石氏 汝州于氏 睢州趙氏

邵氏 江氏 大興張氏

朱氏 黃氏 胡氏

淡澤王氏 烈婦石氏 雷氏

張氏 劉氏 張氏

陶氏 謝氏 于氏

項淑美 烈婦張氏沈氏陸氏朱氏

史之有列女其猶詩之有關雎柏舟也關雎稱好逑而柏舟矢之死則凡後世閨門之內其處順遇變克標懿範者宜皆為史家所錄然自魏隋而降所載皆節烈之事如范史班昭

穆姜輩寥寥罕聞豈非平時之靜好易爲而臨難之志節難強扶世立教者必有取於奇節特行以示之則乎明興著爲規條俾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小亦表里風聲所及無論通都著族卽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焉其載於實錄及郡邑志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爲多嗚呼何其盛也夫仗節死義士大夫猶或難之而匹婦之微非有詩書之涵泳師友之講求乃能畢志所天糜軀不悔豈不偉哉因擇其尤異者著於篇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蕪湖葛通甫妻少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其義及嫁事上撫下一秉禮法長似盧率諸婦諸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僞漢兵自上

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以守可恃使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歎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邪抱幼女赴水死諸婦女驚曰姆旣死吾儕可後之哉相率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屍七日不浮顏色皆如生鄉人於故居之南作巨穴同葬題曰十女墓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後通甫與長姒皆死於寇

韓貞女保寧人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男子服混迹民間旣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成都人以韓貞女稱諸娥山陰人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點而通賦者誣士吉

於官讞法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寃時有令寃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戍一兄而止娥傷重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劉氏新樂韓太初妻太初元時爲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劉事姑謹姑道病刺血和藥以進再病再愈之抵和州太初卒劉種蔬給姑食越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晝夜奉湯藥驅蚊蠅不離側姑體腐蛆生席間爲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刲肉食之少甦踰月而卒殯之舍側欲還葬舅塚哀號五載不能得太祖聞之遣中使賜衣一襲鈔二十錠命有司還其喪旌門閭復其徭役同時甄氏樂城李大妻事姑至孝

姑壽九十一而卒甄廬墓三年且暮悲號亦被旌

姚孝女餘姚人適吳氏父早世迎母養於家母出汲被虎銜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脫虎痛甚舍母而逝藥之獲愈奉其母二十年後成化間武康有蔡孝女隨母入山采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三百餘步虎舍其母傷女血歎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

楊貞女慈谿人字鄭子球洪武中子球父仲徽戍雲南明制子成丁者隨遣故子球亦在戍中楊年甫十六聞子球母老子幼請於父母適鄭養姑以待子球之返子球竟卒戍所楊與姑撫諸叔成立以夫從子孔武爲嗣守貞五十餘年其後鄭煥妻張氏嫁未旬日泰然妻嚴氏生子一蘭方孩抱柩妻

王氏事夫癘病中八年狂不省人事服勤勿怠三人皆貞女夫族先後早寡皆以節聞萬曆中知府鄒希賢題曰鄭氏節門以比浦江鄭氏義門云

唐方妻丁氏名錦擊浙新昌人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罵不受竊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死以全節肩輿行未半里見崖峭澗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裘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吳氏潞州人廩生盧清妻舅姑歿於臨洛寄瘞旅次夫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掾於汴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歎曰吾舅

姑委骨於北良人殞命於南天乎何荼毒至此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復冒暑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崧言於知州馬暉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漏版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逃歸匿吳家吳兄弟懼連坐殺而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旣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其婚以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奈何爲吳氏婦母曰事非我主爲之奈何女頷而不答及嫁吳族咸喜方禮賓

女自經室中衆咸愕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讐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武邑高氏適諸生陳和和早卒高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時翁姑竝歿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族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輜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往昇父遺骸歸而合葬剛唯唯卽隨母往虞城抵葬所塚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卽開其塚所識車輜宛然遠近觀者咸驚異贈遺以歸啓母窆同葬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歲餘夫乏食出游山海關賣熟食爲

生又娶馬氏生子二十餘年不通音於梁氏氏事翁姑艱苦無怨言夫客死悲痛欲絕徒步行乞迎夫喪往返二千里迄扶柩攜後妻二子以歸里人歎異

萬義姑名義顓鄞人父鐘寧波衛指揮僉事兩兄武文皆襲世職戰死殉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嫠共守名閨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竝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

祐溪貞女失其姓名鄧茂七破沙縣匿草間爲二賊所獲遇
溪橋貞女曰扶我過當從一人而終二賊爭趨挽至橋半女
視溪流湍急拽二賊共投俱溺死同時大田郭氏避亂東巖
襁幼兒且有身爲賊所驅婦奮罵投百尺巖下與兒俱碎亂
石間胎及腸胃迸出賊據高瞰之歎曰直烈婦也瘞之而去
程烈婦揚州胡尚綱妻尚綱嬰危疾婦割腕肉噉之不能咽
而卒婦號慟不食二日時懷孕四月冀得男可延夫嗣因復
食彌月果生男明年殤卽前謝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
姒在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距二百
里忍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瀋一匙以待及父
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

泣則曰兒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何哭爲復曰向曾割肉救
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死後附吾左腕以示全歸未
幾卒

吳縣王妙鳳適吳奎姑有淫行正統中奎商於外妙鳳獨與
姑居一日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百計不可得姑命妙鳳取
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紿其臂妙鳳憤
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
豈有婦訟姑理邪逾旬卒里人白於縣縣令有所私不問其
後又有貴池朱姓妻唐貴梅上元汪姓妻王氏松江嚴姓妻
許氏與妙鳳事蹟相類守正不污並以貞烈死

莊氏海康吳金童妻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避新

會傭劉銘家銘見莊氏色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梁狗同其夫入海捕魚推沒水死越三日莊見夫不還求之海濱屍浮岸側手足被縛腫腐莫可辨莊以衣識之歸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翼日三屍隨流遶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共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狗漏言有司竝捕考處以極刑鍾氏桐城陶鏞妻鏞以罪被遣卒於外鍾年二十五子繼甫在抱負鏞骨四千餘里歸葬乃斷髮杜門年八十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歲其兄憐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舉鄉試業於太學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扶櫬歸葬貧不能支所親勸之嫁兩人哭曰而不知吾之爲節婦婦乎爲節婦婦而不克終卽

不媿他人獨不媿吾祖姑及我姑乎乃共以紡績自給越二十六年縣令陳勉以聞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

嘉定張樹田素狂悖與妻宣氏不睦樹田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以身殉時樹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孫自經宣卽欲從之或勸曰彼與夫相得故以死報汝何爲效之宣歎曰予知盡婦道而已安論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龔氏江陰人年十七嫁劉玉家貧甚力作養其姑姑亡相夫營葬夫又亡無以爲斂里有羨婦色者假義欲助以棺龔覺其意辭之旣又強之龔恐受其棺則無以自脫乃以所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葉屋中舉火自焚抱夫屍

而死

蘭谿章孝女名銀兒幼喪父獨與母居母方疾鄰居失火銀兒出視衆呼急避銀兒曰母病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廬衆莫能救火光中遙見銀兒抱其母同焚死其後有慈谿茅氏女年十四父母亡依兄嫂居兄病痿臥值倭入縣嫂呼女出避女曰我室女將安之且俱去誰扶我兄者賊至縱火女扶兄避空室被燔灼竝死

王世昌妻楊氏臨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世昌念兄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筭謀於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邪願訴於上代夫死父母族人義而許之遂偕父入京陳情救法司議夫妻竝得釋

竇妙善京師崇文坊人年十五爲工部主事餘姚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起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開後牕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東城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適被掠隸中有盛豹者昇妙善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語豹以印處曰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我託飲水出輿卽畢命矣語畢呼賊曰是不善昇可縱之易善昇者賊如其言豹得縱還入城告榮取印尋至花塢遇井果得妙善屍越七年郡縣上其事詔建特祠賜額貞烈

慶雲賈氏諸生陳俞妻正德六年兵變值舅病終家人挽之

避痛哭曰舅尚未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絕口刃及身無完膚與舅屍同燼年二十五定海葉氏女許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歿遂育於翁年十四翁資產日落姑又歿舅待之如奴勞肆萬狀略無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羅姓者葉恚曰我非貨也何輾轉貿易爲旣知不可免月夜投河死

樂平胡氏名貴貞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媪救之歸與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貧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飢寒棄之邪乃依從姑以居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笄飾女潛入房縊死

孫氏吳縣衛廷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赴河死

江氏餘干夏璞妻正德間賊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脫賊將縛之曰誠願與將軍俱顧吾父年老惟此一第幸得全之賊以爲信縱令置所抱兒出候橋頭至橋遂大聲罵賊投水死隆慶中有嚴烈女者高明人賊掠其境隨兄出避遇賊刃及其兄女泣請以身代賊憫然爲納刃旣而欲污之女曰請釋吾兄卽配汝及兄去執不從竟剖腹而死

張貞婦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其姑淫穢一日姑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婦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久之姑佯爲好言謝婦婦至則百端辱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最桀黠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詈且泣還之婦折梳擲地遂罷去頃之巖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巖與姑恐事洩繫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酌飲二鼓共縛婦槌斧交下一人刺其頸一人刺其脇又椽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者闚門入見嚇然死人驚報於官時嘉靖二十三年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具得其實當姑與巖主使律諸惡少以次受刑

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從祠柱中出人以為貞婦死事之徵云

楊氏桐城吳仲淇妻仲淇卒家貧舅欲更嫁之楊曰即飢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母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張烈婦蕪湖諸生繆釜妻年十八歸釜越四年而釜病屬張善自託張泣曰有子則守志以奉主無子則潔身以殉夫吾有以處此矣視湯藥已沐浴更衣先闔戶自縊閱日而釜卒時有蔡烈婦者松陽葉三妻三貧負薪爲業蔡小心敬事三病篤與婦訣曰及我生而嫁無受三年苦婦梳洗更衣袖刀

前日我先嫁矣刎頸死三驚歎尋死

孫貞女五河人母朱卒父鑾繼以李攜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恃母欲私女值女治麵從後撲之女揪髮覓刀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之州兒不悛一日李自外回則戶扃甚嚴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毀戶而入見州兒死闔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給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即躡其後殺之也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魯妻馮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橋近海族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鬪嘉靖中倭賊數入犯屢殲其魁奪還鹵掠

賊深讐之一日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輦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章亦集族中婦女誓於內曰男子死鬪婦人當死義無爲賊辱衆婦皆竦息聽命賊圍合羣婦聚一樓以待旣而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馮從之柴方爲夫礪刃卽以刃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爲賊所得相抱持且詈賊奪刀自刺死當是時沈宗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六人尤烈沙縣張氏羅舉妻嘉靖中倭亂舉攜妻妾竄巖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俱爲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至中途張解髮自縊賊覺斷之張仍解行纏賊又覺之則徒跣驅至營賊首大悅欲留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遂拔刀向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留撫孩嬰賊曰吾殺孩嬰張

引頸曰請代孩嬰存夫周賊命牽出殺之張了無懼色遂遇害是時倭入寇所至淫掠政和游銓妻張氏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滿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爲不祥婦曰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頷之卽赴井張含笑隨之並死興化劉氏二烈女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祠中問二女姊妹也姊年十七八有殊姿倭先逼之厲聲曰我家女也肯污賊乎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已復侵其妹給曰俟姊骨燼乃可倭喜負薪益火女又赴火死

松溪葉氏江華妻陳氏葉弟惠勝妻嘉靖四十一年冬二婦偕里人避倭匿於長潭獻歲四日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繫一繩葉謂陳曰我二人旣被繫縱生還亦被惡名不如死爲愈陳唯唯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時林壽妻范氏亦與衆婦匿山塢倭搜得之偕衆婦至水南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荅曰身可贖也辱可贖哉我則寧死賊聞言殺其幼女以懼之不爲動曰併及汝矣厲聲曰固所願也賊殺之會稽胡節婦字同里沈裘將嫁而裘遭父鍊難二兄袞袞杖死塞上裘與兄襄並逮繫宣府獄總督楊順逢嚴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榜掠酷甚旣而順被劾去襄等始得釋然裘自是病嘔血匍匐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裘疾大作將不起呼婦叩之對曰向未婚時吾父及昆弟疑君疾逡巡不欲遣我義不回今日固所甘心裘遂卒婦哀哭

不絕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髮髻面絕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莆田戴節婦名清年十四適蔡本澄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遼東買妾代婦行戴父與約曰遼左天末五年不歸吾女當改嫁矣至期父語清如約泣不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繼亡清哀毀幾絕父潛受吳公瑞聘清聞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婦又云吳耶即往父家使絕婚公瑞訟之官官判令守節表曰寡婦清之門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穎悟弟文止方就外傳夜歸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日父啓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然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總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

劉氏二貞女汝陽人父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壠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人著短衣代父耕作饗殮奉養及父母相繼卒二女哭之慟無力營葬即屋爲丘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

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郭氏弟序爵妻序爵客外爲賊所殺郭氏以懷孕故未卽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孀復殉棄姑不養責在君與妾也妾初舉女後尚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孀矣序禮然之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無子氏年方少撫姪長絕無怨悔尤氏崑山貢生鏞女嫁諸生趙一鳳早死將殉之顧二子襁褓爲彊食已而二子殤慟曰可以從吾夫矣又痛夫未葬甕勉營窀穸惡少年艷其色思強聘之誓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之夜取石灰手授目血出立枯寘棺自隨視夫葬畢卽自縊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臥棺中死

方孝女莆田人父澗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無他兄弟與叔父扶櫬南歸渡揚子江中流舟覆觀浮女時居別舟皇遽呼救風濤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經三日屍浮父櫬旁同泊南岸有解孝女者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誤溺水女號泣四顧無人卽投水中俄兄紹武至涸而得之母良久方甦女已死手挽母甚堅兄哭撫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手始解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生道亨女字吳江周應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母極孝年十九聞周病瘵卽持齋日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侍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奈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

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及訃聞父母祕其事然傳吳江人來女已喻祖母屬其母入視女留母坐色甚溫母釋然去夜伺諸婢熟睡獨起以素絲約髮衣內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當勞諸婢者名標之列諸床上大書於几日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躪今爲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其志竟合葬焉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之女年二十四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食語孤曰昔所以忍死者以上有祖父母且汝未成立爾今祖父母卽世汝年二十有五值此凶饉五日三飯情何

以堪我其死矣母子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縣君素令子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吳進學妻劉氏吳進性妻楊氏俱博平人進學疫死旣葬劉夜匍匐縊於墓所未幾進性亦疫死楊一慟幾絕姑議嫁之楊曰我何以不如奴遂沐浴自經

烈婦李氏餘姚吳江妻年二十而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恆凍餒有黃某者謀娶之賄夫族吳琰使餌其姑未卽從琰乃陰與黃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

倉卒升輿然非故道心疑之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
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既
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歿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問聘財幾
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在我卽從人殊赧顏也衆喜促
姑行爲具湯湯至久不出闔戶視之則縊死矣
須烈婦吳縣人夫李死市兒悅其色爭欲娶之婦泣曰吾方
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猶殺我夫耶市
兒乃糾黨聚謀將掠之婦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於姑姑懼
如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婦泣而歸鄰人勸之曰若卽死誰旌
若節者何自苦若此婦度終不免遂自經死
侯官林貞女參政林舜道女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

旣納幣長源卒女蓬首削脂澤稱疾臥床哭無聲而神傷或
謂未成婦何自苦荅曰予名氏歲月飾而積之以歸陳忍自
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爲達其意陳父荅曰以凶歸所
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俟喪除女大悲吃曰是欲緩之覲
奪吾志也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

錢塘劉烈女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
入女呼父母共執之俟旦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
人取財人多信之女泣告父曰賊污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
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屍氣嘉諫初惑人言
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
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若以筆污

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有司遂杖殺阿官及從子

博平諸生賈珍妻高氏夫死自計曰死節易守節難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殉夫爲得正勿過痛也遂縊

烈婦王氏桐城高文學妻文學早喪父道美來弔烈婦哭之慟父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耳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也烈婦卽鍵戶絕粒七日而逝

崔氏香河王錫田繼室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不受辱但幼女呱呱未免遺恨耳乃涕泣乳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衆俱奔氏倉皇繫索門樞縊於戶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王永命妻周氏登州人都督遇吉兄女永命家新城遊學登州娶焉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城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追辱之氏給之去卽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已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奠永命祖好智勇力絕倫爲毛文龍部將文龍死失官家居久之從遇吉於寧武李自成來犯自請爲前鋒力戰陷陳死

浦延禧妻王氏蓬萊人年二十守節撫孤崇禎五年李九成等叛城陷氏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荅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叔以手振之曰然則宜決計於此耳氏首肯遂從容就縊

荆媧陝西淳化人姓高氏其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春流賊掠其繼母秦氏及荆媧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傾其貲求得一馬予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卽死賊遂不聽去欲留爲書記起鳳大罵不從被殺遂百計誘脅荆媧媧義不受辱大罵不已賊乃殺之時年甫十六巡按吳姓上其事兄妹皆旌

陳氏霍丘知縣黃日芳妻李氏妾也崇禎八年正月日芳齋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謝主君耳密縫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攜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出顏色如生手尚相援

烈婦姜氏臨清人贊皇知縣宋德成妻巨寇入署姜投井賊出之逼令食罵曰待官兵勦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烈女石氏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執欲污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斫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佯死賊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面乃瞑賊擁薪焚之張鐸妻于氏汝州人崇禎十四年流賊破城入其門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苟殺賊而斃猶不失爲義烈鬼於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踏羣賊怒攢刺之皆死

睢州趙氏諸生湯祖契妻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睢豫以死自誓及聞城破即自經為家人所解欲赴井不得聞賊至其家將牽之出厲聲訶曰汝曹悖逆行當伏天誅寸寸磔矣尚敢脅我邪罵不絕口遂遇害

張一桂妻邵氏鄒縣人同妾李遇賊欲迫李行邵罵曰亡夫以妾託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給曰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為我死我豈獨生即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扭其衣欲令併死井底叫聲若雷賊知不可強乃刃之

魯山江氏宗眉芳妻崇禎十五年流賊之亂與長男進士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命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刎

大興張氏商丘知縣梁以樟妻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丘急婦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縊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往匿民家自縊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

朱氏無為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禎十五年五月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井邊謂京曰吾姪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遂一躍而入

金一隆妻黃氏餘姚人一隆早歿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為嗣與姑相依崇禎十五年熊氏子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給令還

家間道送於熊黃知勢不可挽願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黃曰婦所以未卽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剗喉以絕郡邑聞之斃熊氏子獄中

胡氏諸城人年十七歸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舅姑堂下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強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爲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洗含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室距戶自經

深澤王氏舉人宋愈亨妻崇禎末寇亂愈亨投井死氏曰夫

既如此吾敢相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願從死遂相對縊

烈婦石氏甘州衛人南陽府同知鄭完我母完我既之官妻王氏奉姑家居崇禎十六年賊圍甘州石預戒家人積薪室中及城陷攜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死寇退出屍灰燼間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甕啓視色如生

雷氏同州諸生劉長庚妾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晚拜家廟名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名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攜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徧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張氏宿松諸生吳之瑞妻福王時城陷軍士欲污之張恐與
忤則禍及夫與二子給之曰此吾家塾師攜其子在此吾醜
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罵撞石死
劉氏懷寧人諸生韓鼎胤妻事舅姑以孝聞福王時城潰舅
姑雙柩殯於堂家人盡散劉獨守不去賊疑棺內有所藏欲
剖視劉抱棺號哭賊惻然釋之一女年十三先匿別所見賊
去出就母賊又入欲縱火而數盼其女劉給之曰苟不驚先
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攜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
卽投池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而死

張氏江都人歸史著馨年二十六而夫亡後城陷撫其子泣
曰嚮也撫孤爲難今也全節爲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矣遂

赴水死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值南都覆爲亂卒所掠縛其
手介刃於指之兩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
速盡爲惠兵不恐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
怒裂其手而下且剗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謝氏當塗舉人吳昌祚妻亂卒掠太平得之田間以手抱樹
大罵不止卒怒斷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摘卒面卒磔殺之
于氏丹陽人荆溧妻溧父大澈爲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
謂溧曰請先殺妾溧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爲亂兵污耶
溧慟哭從之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值杭州不守大帥方

國安潰兵掠江濟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以往會
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
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
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
火已至比落諸嫗皆匿他所奈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
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
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卽散乃收骨瘞先兆
烈婦張氏錢塘人適鄞縣舉人楊文瓚國變後文瓚與兄文
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初箴聯其首棺殮畢卽衣盛服
題絕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自縊而卒文琦妻
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絕

墮地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
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不得間陽爲歡笑以接之數
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丐婦聽之遂
闔戶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終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方伎

滑壽

葛乾孫

呂復

倪維德

周漢卿

王履

周顛

張中

張三丰

張正常

劉淵然

袁珙

戴思恭

盛寅

吳傑

皇甫仲和

仝寅

凌雲

李時珍

繆希雍

周述學

左氏載醫和緩梓慎裨竈史蘇姑布子卿之屬甚詳且核至於巫祝亦往往張其事以神之論者謂之浮誇要之各有其術不可誣也馬遷傳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而黃石赤松倉海君之流近於神仙荒忽亦具書之班氏則醫經雜占諸書並入藝文志其以方術名傳蓋自范蔚宗始後史因之姓名班班可臚也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塗然古昔未之或廢伶倫之審音天老之決筮岐伯之辨疾病其學足參化機而軋理奧詎止小道可觀乎醫與曆朝廷皆爲設官其他則聽人自攻其術而已明興崇尚儒術家肄詩書人習孔孟尙已而方技者流挾其能以名當世者亦衆不能具錄採其術最靈驗者著於篇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直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客儀直壽從之學授以素問難經壽卒業乃請益曰素問詳矣獨書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或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何如居中躍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速爲之壽晨夕研究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直李明之三家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繫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

要痔瘻篇及採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故所至人爭迎致以得其一言定死生爲無憾晚自號櫻寧生江南北浙東西無不知櫻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躡捷飲酒無算既歿天台朱右撫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爲之作傳故其所著述益有稱於後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出張劉書與相討究自是一家之學盛行於南應雷著醫家會同二十卷官浙江醫學提舉乾孫體貌魁碩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陣之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曆星命爲文章有名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

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摔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棉乃汗而解富家女病四支痠痺目瞪不能食衆醫治不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令家人俟女手足動有聲則告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得是症其療病不用方藥如此至正時天下大亂乾孫推已祿命不利慨然謂其友曰聞中原豪傑並起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引弓取挽之及殼歸卽下血命子煮大黃四兩飲之子密減其半血不下詰知其故語之曰無傷我命盡來年今則未也再服二兩而愈明年果卒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習詞賦後以母病求醫
遇名醫衢人鄭禮之於逆旅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
色脈藥論諸書討求一年試輒有驗自以爲未精盡購古今
醫書曉夜研究務窮其闕與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
醫門羣經如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寒論脈經脈訣病
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
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
孫思邈龐安常錢仲陽陳無擇許叔微張易水劉河間張子
和李東垣嚴子禮王德膚張公度諸家皆有評騭所著有內
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釋養生
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傷寒十釋松

風齋雜著諸書浦江戴良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
晚年自號滄洲翁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乃業醫
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
方故方新病多不相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
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周萬戶子八歲昏眊至不識饑
飽寒暑時以土炭自塞其口維德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
智脾慢則智短急以疎風助脾劑投之卽愈顧顯卿右耳下
生瘦大與首同痛不可忍更數十醫莫能治維德曰此手足
少陽經受邪也煮藥飲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
或笑人以爲祟所憑維德曰兩手脈俱沈胃脘必有所積積

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而愈盛架問妻
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維德診
其左脈沈右脈浮且盛曰此滋味過厚所致也投以劑旋已
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爲進退暄盛則增劇夜涼
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維德曰此七情內傷陽氣不升陰火
漸熾故溫則進涼則退投以東垣內傷之劑其疾立止他所
療治多類此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
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處方不執一說常患眼科雜出
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啓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並刊行於世
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漢卿松陽人善醫鄉人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躡睛突出如

挑他醫謂係絡已損不可治漢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
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鍼也爲翻睛刮翳歛然辨
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虫寸
許口眼悉具痛旋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產厄且黑漢卿
診之曰此中盡非娠也下之藥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
腹疾痲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
其一砮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姬
遘癩疾發時手足顫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
出血而愈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
潘出將死矣漢卿爲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痂
愈山陰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塔下潰血不能止疣潰者

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卽止義烏陳氏子腹有塊捫之如
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漢卿診之曰此腸癰也用大鍼
灼而刺之入三寸許膿隨針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
杖行他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澁也刺兩足崑崙穴項之
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
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
爲病熱言常而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立辨然義猶未盡
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
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盛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
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得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

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
名曰泝洞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鈞元二十卷醫韻統一
百卷學醫者宗之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常遊華山絕頂作圖
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爲時所稱自滑壽葛乾孫呂
復周漢卿輩及履皆元末人至明初始卒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
無恒人因呼之曰顛年三十餘忽有異狀長官初至必入謁
曰告太平當是時天下猶寧謐人莫測其所謂也其後陳友
諒據南昌顛獨無語及太祖克南昌顛謁於道左洎還金陵
顛亦隨至一日駕出顛來謁問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自是
每出輒以是告太祖久而厭之命覆以巨缸積薪煅之薪盡

火息啓缸視則顛者凝然無恙頂上出微水而已命寄食蔣山寺已而僧來告顛與沙彌爭飯怒而不食半月矣太祖往視顛來迓無饑色乃設盛饌與共食食已諭主僧絕其粒一月比後往視如故諸將士競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久之太祖親征陳友諒召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與之戰不亦難乎顛仰首眎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與行舟次安慶無風遣使問之曰行自有風不行則無風須臾風果大作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顛見江豚戲水忽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命投於江及師至湖口則顛復來見且乞食太祖益異之既與食卽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太祖既殪友諒遣使往

廬山物色之不得蹤跡疑其仙去洪武中太祖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讀書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中賜之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自是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在煨燼中所存一殿未幾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已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維祖伏甲北門爲亂事覺伏誅明年太祖祭山川百神覆舟山下問中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訖馬忽人立作舞狀復俯首若拜而是日中原獻名馬果符兩重語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名

問中中言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申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中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卒降其衆五萬自啓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中對七月丙戌比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爲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生平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飭邊幅又號張邈邈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簍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諧謔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毀於兵火三丰去荆榛辟瓦礫與其徒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行游四方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徧覓之不遇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啓視則復活乃游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不常厥處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齋鹽書香幣往訪累年窮阨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數百萬計旣成賜名太和太岳

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與里人張毅相習毅四世孫朝用嘗遊寶雞遇三丰問汝家名毅者爲誰荅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今孺子亦漸長努力讀書官可至三品後亦符其言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然竟莫測其存亡也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代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卽位太祖謂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真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自是爲制十年秋命借李善長祀嵩山

還家卒長子宇初嗣建文年坐不法削真人號奪印誥成祖卽帝位復之宇初頗知書能詩其道法則受之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人輕之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宇清入朝欲與並懇禮部尚書胡濙濙爲請宣宗重違濙意從之加號崇謙守靜二年卒宇初子懋承嗣正統九年卒孫元吉嗣元吉年幼勅其祖母護持而贈其父留綱爲真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濙復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濙又爲請報可天順四年奏言祖母年老乞改勅臣母護持臣等一意精修禮部言元吉年長無須母護持不必改勅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

許度百五十人先是元吉已賜號冲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元同大真人加封其母爲慈惠靜淑太元君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號爲六字改太元君爲太夫人并增已封號乃改元吉號爲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而加其母爲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惟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元吉素兇頑久益甚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時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小忿輒鞭箠至死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衆怵其威莫敢訴監司郡縣亦受其餌不發有諸生蔡讓者不勝憤因巡按御史趙啟詢民瘼遂具陳元吉不法狀其族父留煥輩復詣闕上聞憲宗怒遣官按治得實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元吉具服於是刑部尚書陸

瑜等上言張氏在前代未有官封宋止授真靜先生逮乎元世始加封爵令視三品我太祖去天師而稱真人未欲遽絕其後也延至於今子孫不肖往往爭襲成讐今元吉所犯罪當重辟神人共憤竊以張氏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廢封扶翼正教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惑世誣民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庶邪教不興正道永賴疏入命元吉如擬繫獄候決妻削元君號封廢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善黃綠其冬竟免決明年冬法司復請決詔免死杖百發肅州軍於是刑科毛弘等言元吉罪重請卽誅帝不許尋釋爲庶人其族人光範以前詔請襲真人職元慶違詔與

爭有司庇元慶迄獲嗣而符錄仍印行如故其後憲宗好道妖人李孜省趙玉芝等競進元慶恩寵亦數加弘治中卒子彥頹嗣正德末武宗駐蹕南京彥頹來覲因從駕北還嘉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已而上清宮災彥頹請重建帝命中官督有司繕治工科都給事中黃重等抗疏諫不納彥頹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諸處稱採取遺經古器進尚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雲南巡撫歐陽重劾其擾害遠方惑衆罔利請捕治詔江西按臣覈訪及按臣以實聞帝不罪十六年禱雪內廷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其銀印爲金旣還山遣行人齎勅稱卿而不名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彥頹入朝奏於帝常山知縣吳襄等皆下按

臣治久之卒子永緒嗣嘉靖末卒無子有郭諫臣者素惡其妄及官吏部主事當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禮部尚書高儀請下江西守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奪乃命去真人號授爲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爲之時隆慶二年正月也萬曆五年國祥求復故封馮保等主之還其真人金印三十年召之修醮國祥奉母至未幾母歿請卹典禮部尚書馮琦言非制乞絕其妄求帝曰卿等言是但其母遠來遽卒殊可憫其子祭九壇琦等乃不復言國祥傳至應京崇禎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旣至命賜宴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遵循已久卽歲時朝覲賜酒饌光祿鴻臚兩寺不聞肆設今應京奉有

優待明旨臣部稽慶成宴禮法王佛子宴於大慈恩寺以內官待則真人應宴於靈濟宮亦以內官待從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封號且請齋論中外一體尊奉禮官力駁其謬事得寢張氏自正常以來專恃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故其教代相傳襲而卒莫廢去云

劉淵然贛縣人幼出家為祥符宮道士後詣雩都紫陽觀師趙原陽傳其法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之既至入對便殿賜號高道館朝天宮永樂中從駕至北京仁宗嗣位賜號冲虛至道元妙無為光範衍教莊靜普濟長春真人給二品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號大真人七年乞骸骨命送南京朝天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

二閱七日入斂端坐若生淵然有道術為人清靜自守不干世事故為累朝所禮正一真人張宇初之術淵然所授也其徒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為道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冲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英宗復辟以正具疏辭詔以左正一閒住未幾真人張元吉薦其戒行詔復真人仍掌道教先是百官賜宴正一真人列二品班之末天順三年將行慶成宴禮官請正坐次帝曰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以正廉靜謙謹禮度雍容縉紳咸重之六年八月卒遣官致祭又有沈道寧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為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靜無為承宣布澤助國祐民

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賜以法服時天子頗信異教旣褒崇道流其釋子有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錫以金印英宗嗣位復加號西天佛子錫以玉印其崇信如此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榜葛刺泥八刺地湧塔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翻譯歷事六朝寵錫冠羣僧然與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

袁珙字廷玉郵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閱官珙生有異稟好學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皎日目盡

眩令辨暗室赤黑豆又懸五色線窗外令映月別其色所試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然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元至正時出游浙西與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交謂泰神庭金匱有黑氣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點點若梅花三月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赴辟辟必南方泰於其日午漏上爲主者糾退昕次日所居屋災博以父憂去果三閱月文祖爲福建帥府史亦如期憲副李志憲僉堅不花字木魯育普顏達失史銓有所問荅曰李公蘭臺色慘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九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氣光而青黑乘之三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

位然不宜動動則凶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兼之法
令有白氣三七日解官李以次年正月卒堅三遷皆南地魯
至期以喪訃普時失官旋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
去位家居時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由閩海道寧見珙珙曰
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
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
事於越果爲張士誠逼取印綬抗節死見江西憲副程徐曰
君帝座上黃紫再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
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擢尚書後仕明太祖爲吏部
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文寶丘楠請占珙視仁本清中有濁
啓源濁中有清視文寶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曰公等不十

年官二品且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
使明太祖初啓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亦責貶啓源在
分院時珙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啓源
家燬質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啓源猥曰我家已燬盡尚何火
俄而別業亦焚南臺中丞月魯不花治書胡均兵部侍郎揭
法將赴北會於上虞珙曰月公膚似凝脂目如點漆聰睿而
文官上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問故珙曰
面有黑赤氣如玉印紋玉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
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
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巉巖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
庭金匱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泛

海而北果倭寇所害妻妾皆被掠胡拜侍御史開府於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珙見方國瑛謂之曰公神氣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起家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鞏明敏曰明鞏眼長而眉大重額廣而日角不瑩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浙江分省後至平章明鞏父死於兵對品襲職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封分省參政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珙曰陶君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官二品其在荆揚間乎張君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慘福去禍來非壽徵也楊君色青身小語

言清亮亦主以文進其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後爲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赴北爲省都事其術之精類如此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偕衛士類已者九人操弓矢雜飲肆中珙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謬珙言愈切王乃起入宮召見珙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卽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洩遣之還及卽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故久不決俾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珙相人卽知

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以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子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厚遇之建文中復召至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視之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獻可骨插鬢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皆當以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爲帝卽名授鴻臚序班賜賚甚厚遷尚寶司丞永樂五年改中書舍人扈駕北巡駕旋皇太子爲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凡東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得疾帝命蹇義金忠偕忠

徹視之還奏東宮面帶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後悉符其言九載秩滿復爲尚寶司丞進少卿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史以來遂建靈濟宮於都城而祀之帝每遘疾輒遣使問二神廟史乃詭爲仙方以進其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忠徹一日入侍進曰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首哭內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

下待罪良久始解帝識忠徹於藩邸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已厚敢進讜言嘗諫取寶外國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衎聖公宜改賜玉軸聞者避之宣德初睹帝容色曰七日內宗室當有謀叛者漢王果反嘗坐事下吏罰贖正統中復坐事下吏休致居二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三忠徹相術不殊其父世所傳軼事甚多不具載其相王文謂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日常上視法曰望刀眼後果如其言然性陰賊不如其父與羣臣有隙卽緣相法於上前齟齬之頗好讀書所著有人像大成及鳳池吟藁符臺外集內載宋瀛國公軼事云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

金華許謙以上接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爲丹溪先生一見思恭愛其才敏盡以醫術傳之思恭遂以醫鳴洪武時徵爲御醫有所療治立効太祖愛重之燕王患痘韓真治不效太祖遣思恭往治問所用藥良是思恭念何以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王末疾思恭療之愈已再發卽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嘗奉命視王疾啓王曰疾今卽愈但毒在膏肓卽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諸醫由是免死一妃嗜燒酒致腹痛治之而瘥思恭曰十年必復發發則難救後果驗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

得疾少間出御右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悉付獄獨慰思恭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毋恐已而駕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太醫院使遼簡王聞太祖語大書仁義二字賜之肅莊王慶靖王咸爲贊咏以賜永樂初以年老乞骸骨奏曰上乃許三年夏遣使者徵入免其拜特召乃進見其冬復告歸遣官護送賚金幣踰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隱括丹溪之書爲之又訂正丹溪金匱鈎元三卷間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盛寅字啓東吳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金華戴原禮客吳下賓與之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出竊發其書以去醫遂有名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旣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內經以下諸方書醫道大行永樂初爲醫學正科坐累逮入南京至則駕已北幸輪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苦脹曷與我視之旣視投以藥卽愈適成祖西苑較射太監往視成祖遙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以告因盛稱寅卽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濕病帝大然之曰吾逐寇出塞動至經年爲風寒所侵吾謂是濕而諸醫不知幾悞我進效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語白溝河戰勝

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懌起而視雪寅復咏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帝粹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闕帝晚年猶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毋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仁宗在東宮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衆醫以任身賀寅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之言甚當有此人奈何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宮怒不用數日脹益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宮慮墮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是殆磔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仗前呼還即舍賞賜殊腆寅與袁

忠徹素爲東宮所惡旣愈妃疾度怒稍解然意猶甚懼忠徹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言於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求出爲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以正統六年卒初寅晨直御藥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卒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而遣之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下禮部試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時傑在高等而當遣者甚衆傑言於尚書曰國家三四十載纔一徵醫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

帝喜甚卽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卽愈
進一官賜彪虎衣嘗幸虎園虎騰而驚傑療之立愈再進一
官賚銀幣頃之試馬腹痛又以傑藥而愈賚繡春刀及銀幣
帝每行幸必以傑從積至太醫院使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
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
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及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
握兵居左右慮帝晏駕已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
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
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不
然變且不測未幾傑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給事中希曾舉
人有許紳者京師人初供事御藥房嘉靖改元授御醫屢遷

太醫院使受知於世宗連加通政使禮部侍郎工部尚書竝
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
調峻劑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
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
得疾或問之紳曰吾不起矣曩者官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
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已而果卒賜諡恭僖官其一子卹
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其士大夫以醫名者有
王綸王宥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士遷禮部郎中歷廣東
參政湖廣廣西布政使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綸
精於醫所在爲人治疾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行
於世宥堂字泰金壇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參

政都御史樵子也生平博極羣書兼通醫學所著證治準繩
爲醫家所宗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仲和以
占袁忠徹以相竝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
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徹對如
之帝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命械之且曰今日寇不至二
人皆死乃命中官往偵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
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砲寇一騎直前卽
以砲擊之一騎復前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
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諸軍奮斫馬足寇稍退俄疾
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始引去帝卽欲班師二人曰明日寇

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
將北征仲和時已老學士曹鼐問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
已率百官諫矣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
何曰盍先治內曰命親王監國矣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
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及車駕北狩景帝遂卽位寇之薄
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占之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寇
退矣明日楊洪等人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衛士從仲和占
仲和笑曰汝不能正內何以占爲衛士怒曰安知我不能正
內曰汝室中妻妾正相鬪可速返返則方鬪不解或問何由
知曰彼間時適見兩鵲鬪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類此
全寅字景明安邑人生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爲人

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攜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酷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寅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京營挾與偕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盛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力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

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皇果還景泰三年錦衣指揮盧忠告變外議洵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卮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行乃授錦衣百戶留京師寅見石亨勢盛每因筮戒以持滿之道亨不能用卒及於禍寅以筮遊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年幾九十乃卒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有病人氣息垂絕雲嗟嘆久之一道人忽問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針其左股立蘇語雲曰此人毒氣內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以針術雲拜受之爲人治疾無不效里人嗽不止絕

食五日衆醫以爲虛投補劑愈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
針之必暈絕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髮使勿傾側乃針果
暈絕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舒復加補始出針嘔
積痰斗許病卽除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曰此
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
陰虛雲曰然兄曰其穴在左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然
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兄茫然自失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
也補數劑舌漸復故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召四方名醫
治不效雲投以針不三日行步如故金華富家婦少寡欲火
熾失心始見屋柱走抱之久之見帚杖諸物卽以兩手爬之
甚至裸形野立雲視之曰是謂喪心吾針後須蔽以帳其心

正當知恥乃令二人堅持之用凉水噴面針其心次補泄並
施不踰時狂疾頓除屬其家人慰以好言釋其愧恥病遂不
發吳江貴家婦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呼號求死雲針刺其心
針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曰此抱心生也針出則手舒手
舒則胎下取兒掌視之有針痕孝宗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
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
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內稱針法者曰歸安凌氏有李玉者
官六安衛千戶善針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玉診
之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藥爲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
鼻出卽愈有跛人扶雙杖至玉針之立去其杖兩京號神針
李玉兼善方劑或病痿玉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

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讀書不治經生業獨好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數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為二三或二物而混為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時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為綱餘各附釋為目正

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形色也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書成將上之朝而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文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本草之學始稱集大成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又吳縣張頤祁門汪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而希雍常謂上古醫經未遭秦火者獨內經本草耳本草出於神農朱氏譬之五經後又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未免朱墨錯互乃沈研剖析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著本草單方一書盛傳於世

周述學字繼志浙江山陰人讀書好澁湛之思尤邃於曆學

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
而不言法曆官所傳止有通軌通經諸書其作法根本所謂
弧矢割圓曆官棄弗道傳遂絕武進唐順之長興顧應祥皆
究心曆學求其書不可得述學殫精研思遂通弧矢之術從
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食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回回經緯
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
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勦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
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
道月行九道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
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
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

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
呂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
陣法卦影祿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
書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編嘉靖中錦衣陸炳訪士於
趙歷沈鍊鍊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英偉薦之兵部尚書
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應在乾艮艮爲遼
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而果然錦將薦諸朝會
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其必敗乃還里總督胡宗憲征
倭召置幕中亦不能薦以布衣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外戚

陳公

馬公

呂本

馬全

張騏

胡榮

孫忠

吳安

錢貴

汪泉

杭昱

周能

王鎮

萬貴

邵喜

張巒

夏儒

陳萬言

方銳

陳景行

李偉

明史稿卷一百七十六

敬慎堂

王偉

鄭成憲

王昇

劉文炳

張國紀

周奎

自古外戚之禍莫若兩漢唐宋以下少殺矣明太祖禁母后臨朝后妃之家崇其號名衣食縣官而已是以綿祚悠遠初無安陽博陸梁竇何董之變匪直消禍於履霜也椒房貴戚亦藉以保福胙逮子孫焉英宗時惟會昌侯孫繼宗以奪門功參議國是自茲以下其賢者類多謹身奉法謙謙有儒者風無所建樹而一二怙恩負乘之徒所好不過狗馬音樂田宅所狎不過俳優伎妾所凌虐不過閭閻雛匹與僮厮養之屬雖汰如壽寧兄弟陰謀如鄭國泰在廷諸臣輒皆正論讜言消其釁孽謂非祖宗法制之善哉至若惠安新樂咸舉宗

殉國殺身成仁嗚呼卓矣其成祖后家詳中山王傳餘採其行事可紀者作外戚傳

陳公逸其名揚州人淳皇后父也宋末從張世傑軍厓山世傑死陳公舟亦敗得脫棲海島糧絕同棲者將往鬻山食死馬陳公夢白衣人戒曰勿往食夜有舟至可共載也寤而如戒是夕又夢紫衣人杖叩之曰起起舟至矣陳公驚起則已在元帥某舟中蓋公舊所事統領官降於元將憐而載之也將有令母畱附舟人統領官匿之皇板下取食飲從板隙投之事將洩忽颶風大發將懼甚統領官白公有巫術令出而詛之風果止遂予公飲食送歸揚州公由是棄軍籍避地盱眙以巫術行久之生二女其季即淳皇后也公無子年九

十九始卒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媪爲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書省卽墓次立廟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戶二百一十家世世復而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撤太廟東祠

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爲人任俠負氣元末殺人
凶命定遠與郭子興善以季女屬子興後歸太祖卽高皇后也馬公及妻鄭媪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媪爲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四年省祠命禮部尚書陶凱卽宿州瑩次立廟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置灑掃戶九十三家永樂七年帝北巡道宿州

謁祠下守塚武戡爲建陽衛鎮撫犯法逮至責而宥之十五年帝復親祭以戡爲徐州衛指揮僉事先是太祖欲訪后宗族授之官后力辭而止故馬氏無顯者

呂本壽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後歸太祖授中書省令史出爲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三年遷中書右司郎中轉左司五年擢刑部侍郎尋拜吏部尚書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臺言本奉職不謹方丘牲角非繭粟功臣廟壞不修詔免官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僉事時並命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副使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按察僉事帝召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倣俗吏拘繩墨

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慙不見于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爇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頓首受命尋召爲禮部尚書未幾出爲兩浙都轉運鹽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司卿逾二年卒無子賜葬鍾山之陰初太祖冊常遇春女爲懿文太子妃洪武七年十月生子雄英又冊本女爲太子妃十年十一月生子允炆卽建文帝明年十一月常妃又生子允熲越十餘日常妃薨呂氏始獨居東宮是時皇太子並置二妃秦王亦納王保保姝爲妃又以鄧愈女爲配皆先代故事所無也

馬全洪武中爲光祿少卿二十八年冊其女爲皇太孫妃太孫嗣位冊爲皇后及都城陷后崩於火全不知所終

張麒永城人洪武中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世子爲太子進京衛指揮使尋卒洪熙元年追封彭城伯諡恭靖後進爲侯二子景昇並昭皇后兄也景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已援薊州敗遼東軍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二年遷本衛指揮使三年調金吾右衛五年調錦衣衛景嘗有過成祖戒之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汝今富貴能不忘貧賤驕逸何自生若奢傲放縱凌虐下人必不爾恕爾尚慎之景頓首謝十四年調府軍右衛仁宗立擢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俄封景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改元掌五軍右哨軍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景兄弟誡諭之公朝政弗令預景兄弟素恭謹因訓飭益

自斂正統三年長子輔殺養子之久囚者論徒帝特宥之未幾景卒輔病廢子瑾嗣以伯爵封輔命未下而輔卒初景私蓄奄人瑾匿不舉事發下獄已獲釋瑾從弟玘天順中官錦衣衛副千戶飲千戶呂宏家懇留歌妓與宿宏不聽遂抽刀刺宏宏創重死法當斬玘數陳冤乃援議親末減詔不從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信卒子欽嗣欽卒子勲嗣勲卒弟熊嗣熊三傳至曾孫光祖崇禎十七年賊陷京城被殺昇字叔暉成祖起兵昇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永樂三年遷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調府軍衛十二年從北征仁宗即位拜後府都督同知明年宣宗繼統進左都督掌左府事宜德四年二月勅諭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

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師英宗立太皇太后令弗預政大學士楊士奇稱昇賢宜加委任太后終不許正統五年兄景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封惠安伯子孫世襲明年卒子軫早亡孫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無子庶兄瓚嗣瓚卒子偉嗣弘治十二年以才充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等出兵部推舉京營大將疏歷詢偉才命提督神機營御書勅以賜時人異之正德元年令參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充總兵官偕都御史馬中錫督京兵討流賊劉六等偉但擁兵自衛朝議責其玩寇殃民

召還俄御史吳堂劾其罪兵部請逮偉及中錫下獄論死遇赦獲釋停祿閒住十年請給祿爲兵科所駁詔給其半十五年復督神機營世宗嗣位兼提督團營嘉靖二年敘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偉卒贈太傅諡康靖子鏞嗣二十年言官交劾勛戚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稅諸罪鏞亦預焉坐輸贖還爵二十七年掌後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慶四年僉書後府事萬曆三十七年卒子慶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禎元年九月命提督京營慶臻私請內閣於勅內增入兼管捕營捕營提督鄭其心許慶臻侵職帝怒詰改勅故大學士劉鴻訓至遣戍而慶臻以世臣止停祿二年後復起掌都督府十七年賊陷都城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

燔死南渡時贈太師惠安侯諡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革外戚世爵惟張氏彭城惠安二伯得畱慶臻卒殉國難

胡榮濟寧人洪武中長女入宮爲女官授榮錦衣衛百戶永樂十五年將冊其第三女爲皇太孫妃擢光祿寺卿子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侍太孫不泄事後太孫踐阼妃爲皇后安亦屢進官宣德三年后廢胡氏遂不振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兒時遇危疾父夢神告曰帝命我療兒及覺視之口有藥香旣長入國學除介休主簿調永城督夫營天壽山陵有勞遷鴻臚寺序班選其女入皇太孫宮宣宗卽位冊爲貴妃授忠中軍都督僉事宣德三年皇后胡氏廢貴妃爲皇后封忠爲會昌伯嘗謁告歸

里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車駕臨幸慰勞妻董夫人數召入宮賜賚弗絕正統中皇后爲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賜其家時王振專權方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學忠附奏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立言帝時勉乃獲釋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景泰三年卒忠年八十五贈會昌侯諡康靖英宗復辟加贈太傅安國公改諡恭憲成化十五年再贈太師左柱國子五人繼宗顯宗紹宗續宗純宗純宗官錦衣衛指揮僉事早卒

繼宗字光輔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軍前衛指揮使久之改錦衣衛景泰初進都指揮僉事尋襲父爵天順改元以奪門功進爵爲侯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身免三死子免死世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俄自言臣與弟顯宗率子壻家奴四十三人預奪門功乞加恩命由是顯宗進都指揮同知子璉授錦衣衛指揮使壻指揮使武忠進都指揮僉事蒼頭輩授官者復十七人五月命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督府事左右又有爲紹宗求官者帝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請於太后數次後允不懌者累日曰何功於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賢頓首頌太后盛

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屬皇舅不可故有斯舉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淳謹無害但後不可爲例耳帝曰然已錦衣遂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並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懋等具服帝曰勛戚大臣已享厚祿復爲此法本難貸旣服罪姑宥之典莊者悉執問還其地於官石亨之獲罪也繼宗爲顯宗武忠及子孫家人軍伴辭職帝止革家人軍伴之授職者七人餘皆不問四年繼宗母安國夫人董氏卒年九十二恩恤有加五年曹欽平進太保尋以疾奏解兵柄辭太保不允憲宗嗣位復設十二團營命繼宗提督兼督五軍營帝開經筵命知經筵事修英宗實錄爲監修官朝有大議必繼宗爲

首再覈奪門功惟繼宗侯如故成化初乞休優詔不許三年八月實錄成加太傅九年以四方災傷命停刷卷繼宗偕其僚請并停在京者御史楊守隨等言刷卷皆用官錢何病於民何傷於國良由繼宗等平日任情作奸多無案牘懼爲刷卷者所發故妄行瀆奏宜致於法帝不罪十年閏六月兵科給事中章鑑等劾其三宜退言繼宗總司兵柄垂二十年未聞展一籌以禦邊樹一勛以報國尸位素餐懷祿固寵宜亟退以保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泄後府事知經筵預議大政繼宗復辭帝不許免其奏事承旨自景帝以前戚畹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軌輩以營軍奪門故使親臣參之非故事也又五年繼宗卒年八十五贈郊國

公諡榮襄

吳安丹徒人父彥名有女入侍宣宗於東宮生景帝宣德三年冊爲賢妃時彥名已卒授安錦衣衛百戶景帝嗣位尊妃爲皇太后安進本衛指揮使屢遷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屢擢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加恩舅氏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爲南京前軍左都督英宗復辟太后復稱賢妃降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敬及其羣從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廣林錦衣衛千戶誠俱革職原籍閒住尋命安爲錦衣衛指揮使子孫世襲

錢貴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從成祖起兵爲燕山護衛副千戶父通嗣職官至金吾右衛指揮使貴嗣祖職數從

成祖宣宗北征屢遷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后將正位中宮擢貴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外家獨不獲封貴卒長子欽爲錦衣衛指揮使與弟鍾俱歿於土木欽無子鍾遺腹子雄爲之後年幼以父錦衣故秩予優給天順改元擢本衛都指揮使貴妻陳氏后生母也訴貴弟禮欺雄孤弱使酒忿詈乞勅歸南京守祖墓母使爲國戚玷詔錦衣衛執問之雄尋擢都督同知成化時后崩憲宗優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錢氏故后家亦不獲封雄卒子承宗亦屢官錦衣都指揮使弘治二年四月承宗祖母王氏援憲宗外家王氏例請封吏部爲覆請乃封承宗安昌伯世襲先是勛臣莊田命有司代收其稅至是王氏乞自收乃命通行府州縣願

自收者聽而禁管莊者橫肆嘉靖五年承宗卒諡榮僖子維圻嗣尋卒承宗母請以庶長子維垣嗣詔授錦衣衛指揮使已又請嗣伯爵世宗以外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議八年十月上議曰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時都督張景始以外戚封彭城伯其弟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其後侯孫忠周壽王源伯周彧王清王濬皆援張景例又其後伯錢承宗公張鶴齡復援王源例循習至今有一門而並公侯者有一時而並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並三侯伯者爵賞無章歲糜厚祿曩開國靖難之勛封者不滿五十人未幾罷去者十有九人後雖收錄不過指揮被託屬掖廷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不已踰分乎臣等謹議魏定二公雖係

戚里實佐命元勛彭城惠安二伯卽以恩澤封而軍功參半其餘外戚恩封襲者宜終其身毋得請襲有出特恩一時寵錫者量授指揮千百戶之職終其身有妄引洪熙以後例上請者聽吏部科道官糾彈置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者之戒世宗俞其議命魏定彭城惠安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

汪泉世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家京師正統十年其子瑛有女將冊爲邸王妃乃授瑛爲中城兵馬司指揮食祿不視事妃正位中宮進泉都指揮同知府軍衛帶俸瑛錦衣衛指揮使泉瑛尋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錦衣千戶有差英宗復位泉仍居金吾舊職瑛錦衣舊職其四弟皆奪官還故里尋命瑛錦

衣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杭昱女爲景帝妃生子見濟景泰三年帝欲廢英宗子而立巳子乃廢皇后汪氏冊妃爲后昱累官錦衣衛指揮使兄聚授錦衣千戶聚尋卒賜賻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錦衣百戶英宗復辟盡奪景帝所授外親官尤惡杭氏昱巳前卒敏削職還里

周能字廷舉昌平人女爲英宗貴妃生憲宗是爲孝肅皇太后英宗復位見能於便殿授錦衣衛千戶賜賚甚渥能卒長子壽嗣職憲宗踐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贈能慶雲侯壽以太后弟頗恣橫時方禁勛戚請乞莊田壽獨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憲宗不得已與之嘗奉使道呂

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壽與閔且劾之敬坐落職十七年進爵爲侯其子弟同日授錦衣官者七人能追贈太傅寧國公諡榮靖孝宗嗣位加太保時壽所賜莊田甚多其在寶坻者巳得五百頃又欲得其餘七百餘頃詭言以私財相易部劾其貪求無厭執不許孝宗竟許之又與建昌侯張延齡爭田兩家奴相毆致交章上聞爭不已又數撓鹽法侵公家利有司厭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長寧伯彧亦加太保兄弟並爲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也武宗立汰傳奉官壽子姪錦衣衛指揮使瑾等八人亦在汰中壽上章乞留從之以正德四年卒贈寧國公諡恭和子瑛嗣封殖過於父嘉靖中於河西務設肆邀商貨虐市民虧國課爲御史巡按者所劾停

祿三月而瑛怙惡如故又爲主事翁萬達所劾詔革其廕肆下家人於法司時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或太后仲弟也初官錦衣衛指揮使成化十七年擢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世襲弘治中外戚競營私利或與壽寧侯張鶴齡至聚衆相鬪都下震駭九年九月尚書屠瀟偕九卿上言曩憲宗皇帝詔勅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列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勅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令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睹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勅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

身非計之得邇者長寧伯周或壽寧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上徹宸居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皇上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毋間親義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勅都察院揭榜禁戒有勅戚家人擾害商賈侵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勅戚家人不得濫收時科道亦以爲言帝嘉納之十八年進太保或求爲侯吏部言封爵出自朝廷無請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或子瑋等六人爲錦衣官尋卒傳子瑋孫大經及曾孫世臣嘉靖二十八年降授錦衣衛指揮同知先是周太后有弟吉祥兒時出遊去爲僧家莫知所在太后久忘之矣一夕夢神言后弟宿報國寺伽藍殿小寺中英宗夢亦如之

且遣小黄門以夢求果得吉祥太后與之言而泣欲爵之不
可厚賜遣還寺憲宗立爲建大慈仁寺賜莊田數百頃其後
周氏衰落惟吉祥寺田久猶存

王鎮字克安上元人憲宗純皇后父也憲宗嗣位冊后爲妣
授鎮金吾左衛指揮使未幾后將正位中宮拜中軍都督同
知成化四年進右都督鎮爲人厚重清謹雖居榮寵不改其
素人稱長者十年六月卒弘治五年追封阜國公諡康穆子
三人源清濬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錦衣衛都指揮使外
戚例有賜田源已獲賜又多侵民業十六年夏爲六科給事
中王垣等所劾言戶部郎中張禎叔等奉命按視靜海縣外
戚所占田及其家奴怙勢害民諸事已皆得實竊惟永樂宣

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
畿萬世子孫當遵守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版冊
昭然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二十頃
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頃中多貧民成熟之地朝廷因其
請乞并以賜之及貧民赴告下御史劉喬覆按喬徇情曲奏
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今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二十七頃
之外悉還民并治喬欺罔罪帝不悅切責之後詔禁外戚侵
民產源乃悉以所占歸舊主人謂其能補過十八年擢中軍
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五年進侯十六年加太保
武宗登極加太傅屢增祿至七百石源躬長者行不媿其父
以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諡榮靖子橋嗣伯爵後以例革

清亦后弟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千戶久之進本衛指揮使再進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六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以嘉靖十三年卒子極以例降錦衣指揮同知

濬以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百戶兄清擢指揮使濬代爲千戶及清擢都督濬復代爲指揮使清封伯濬卽拜中軍都督同知尋進右都督武宗踐阼轉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踰月卒贈侯濬兄弟三人並貴顯皆謙慎守禮在戚里中以賢稱子桓嗣爵後革

萬貴憲宗萬貴妃之父也以妃父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稅駕矣時貴妃方擅寵貴

子喜爲指揮使通爲正千戶達爲副千戶並驕橫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無以應矣諸子皆笑以爲迂成化十年卒賻贈祭葬有加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業賈旣驟貴益貪無賴子爭附之誘以作奸犯科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爲左右每進一物輒傾內庫償贖金錢絡繹不絕通妻王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爲同宗婢僕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喜進朝野因是匱乏通死帝眷萬氏不已遷喜都督同知達指揮同知通庶子從喜方二歲養子牛兒方四歲俱授官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孝宗乃奪喜等官而盡追封諡及內帑賜物如貴言

邵喜昌化入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入宮時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皆無後及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姪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何爭之議久不決大學士張璠等言邵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時帝欲爲喜必置後乃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命武定侯郭勛頒賜戚畹弗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怒錄邵氏爭襲章奏許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杰賂使奴隸冒封爵帝怒下粲獄而盡革外戚封杰亦奪襲

贈昌國公子鶴齡嗣其弟延齡亦由建昌伯進爲侯是時帝遇外家厚皇后復爲之內主巒起諸生雖貴盛能敬禮士大夫鶴齡兄弟並驕肆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帝遣侍郎屠勲太監蕭敬按得實坐奴如律敬復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賜之金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李夢陽皆以劾延齡幾得罪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鶴齡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正德中鶴齡進太傅世宗入繼鶴齡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時敬皇后已改稱皇伯母昭聖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蔣太后故銜張氏嘉靖十二年延齡有罪下獄坐死并革鶴齡爵謫

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太后爲請不得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子鼎爲延齡奴言祖傳六甲六丁神術能役鬼兵後祖父子相忿詈祖被延齡逐遂告延齡與其子鼎等謀不軌武宗下祖等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一夕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提牢主事及司獄官皆得罪而獄無左證遂解延齡屬天文生董景爲草奏辭爵不允事幾二十年矣指揮司聰者爲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景子至謀訐祖往日所首事至陰以聰奏草脅延齡賄延齡乃執榜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念昇讐已慮他日事必發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

婢及僧事并發覺刑部治延齡謀不軌無驗而違制殺人皆實帝猶謂尚書聶賢故輕之奪其俸延齡遂論死繫獄四年獄囚劉東山發延齡手書中有君道賞罰不明六字東山復陰構奸人劉琦誣延齡盜宮禁內帑兩人所告連數十百人延齡復加訕上罪繫如故東山罪當戍以此得免明年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鶴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瘐死獄中期雲鶴亦坐誣謫戍又明年東山以射父亾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延齡如期雲鶴指并構讓及遂安伯陳鏞西寧侯朱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數十人冀以悅上意而脫已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

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王佐典其獄鉤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鏹等而延齡以前罪長繫後四年太后崩崩後五年延齡斬西市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中以后父封慶陽伯爲人長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旣貴服食如布衣時見者不知爲外戚也以壽終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罷襲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諸生嘉靖元年授鴻臚卿改都督同知賜第黃華坊明年復詔營第於西安門外費內帑金數十萬工部尚書趙璜以西安門近大內治第毋太高

帝怒逮營繕郎翟璘下獄言官余瓚等諫不省尋封萬言泰和伯子紹祖授尚寶司丞又明年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爲莊田詔戶部勘閒地給之給事中張漢卿言萬言拔跡儒素聯婚天室當躬自檢飭爲戚里倡而僭冒陳乞違越法度去歲深冬沍雪急起大第徒役疲勞怨咨載路方今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人掘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動念益請莊田小民一廛一畝終歲力作猶不足於食若又割而畀之貴戚欲無流亾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義杜漸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祿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弗聽七年皇后崩萬言亦絀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銳世宗方皇后父也應天人后初爲九嬪銳授錦衣正千戶嘉靖十二年張后廢后由嬪冊爲皇后遷銳都指揮使扈蹕南巡道拜左都督旣封安平伯尋進封侯卒子承裕嗣隆慶元年用主事郭諫臣言罷襲

陳景符穆宗繼后陳皇后父也其先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世襲面戶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故將門獨嗜學弱冠試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選其女爲妃授景行錦衣千戶隆慶改元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冊封諸典禮必齋戒將事家居誠諸子以退讓萬曆中卒太后帝及中宮潞王公主賻贈優厚人皆榮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錦衣名言妻莊皇后女弟也景行卒昌言已死昌言子承恩引李文

全例請襲祖封帝曰承恩景行孫非文全比也以都督同知授之後文全子銘誠復侯

李偉字世奇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灤縣人兒時嬉里中有羽士過之驚語人曰此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攜家入京師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慶改元立皇太子授偉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進武清侯太后能約束其家偉嘗有過太后名入宮跪而切責之不以父故翫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萬曆十一年卒贈安國公諡莊簡子文全嗣侯卒子銘誠嗣侯天啟末銘誠頌魏忠賢功德建祠名鴻勛莊烈帝定逆案銘誠幸獲免久之大學士薛國

觀請勒勛戚助軍餉首及武清詔借四十萬銘誠不能應官督之急銘誠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繫其家人國安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奎請於莊烈后后曰但迎女秋毫無所取可也奎從之諸戚畹人人自危會皇五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產復武清爵而皇五子竟殤或云中人構乳媪教皇五子言之也

王偉神宗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授都督尋封永年伯帝欲加恩偉子棟及其弟俊閣臣請俱授錦衣正千戶帝曰正德時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指揮使世襲今何薄也大學士張居正等言世襲有祖制在臣不敢奉詔正德時例世宗悉已釐革請授棟錦衣衛指揮僉事俊千戶如前議帝意猶未慊

居正固奏乃止

鄭成憲神宗鄭貴妃父也貴妃有寵鄭氏父子宗族並驕恣帝悉不問成憲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國泰請襲帝命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臯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不報是時貴妃謀奪嫡廷臣交爭俱指斥鄭氏國泰不自安乃上疏請立太子其從子承恩亦言儲位不宜久虛大學士沈一貫左右於帝弗聽詔奪國泰俸而斥承恩爲民然言者終不息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復上疏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妄造憂危竝議離間骨肉汚蠛皇貴妃帝怒憂危竝議者不知誰所作中言侍郎呂坤構通宮掖將與國泰等擁戴福王而士衡前嘗論坤與承

恩相結王衡方抗言貴妃沮立太子疏並留中故承恩指兩人帝怒士衡王衡皆永戍廷臣益忿鄭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張差入東宮被擒言者皆言國泰謀刺皇太子主事王之案鞫差指貴妃宮監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晉遂直攻國泰帝以貴妃故不欲竟御史劉廷元亦先以差風癩聞國泰遂得免事詳之案等傳或謂國泰厚賄大學士方從哲及廷元等故獄辭多頗云國泰官左都督病死子養性襲爲都督天啟初光祿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論其罪且言養性結白蓮賊將爲亂詔勒養性出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用事宥還

王昇熹宗生母王太后弟也父鉞天啟元年封新城伯尋以

皇子生進侯卒子國興嗣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見殺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大父應槐娶徐氏生女入宮卽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帝卽位封太后弟敘祖新樂侯崇禎七年卒文炳嗣侯八年文炳大母徐太夫人年七十賜寶鈔白金文綺帝謂內侍曰太夫人年老猶聰明善飯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稱壽也因泣下愴然者久之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憚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同武英殿中書至文炳第勅徐口授繪像以進左右咸驚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鹵簿帝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應槐瀛國公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耀文照俱晉爵有差文炳母杜氏甚賢每謂文炳等曰吾家無功

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柰何不盡忠報天子文炳等叩頭
曰謹受教帝遣文炳視祖陵鳳陽密諭有大事上聞文炳歸
奏史可法張國維兩人忠正有方畧第久任用必能爲陛下
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
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
賊勢益張文炳與尼麓等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
三秦破榆林將引兵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
固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帝召
文炳永固等問國事二人請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藩帝
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時自成已出陝西蹂河東陷太原寧
武宣大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勦賊分守京城繼祖

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永定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
繼祖文耀皆守城故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
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文炳母杜氏聞
之卽命侍婢簡笥縗於樓上作七八纒命家僮積薪樓下隨
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
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十
八日帝遣內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
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
復何憾遂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
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
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

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効死出馳至崇文門須臾賊大至永固射賊文炳助之殺數十人各馳歸第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盥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照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照入纒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後園適湛然尼麓至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諾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已憤冠之遂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亟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耀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文耀未死以君與

母在今若此生何爲遂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是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妻子同焚死新城侯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赴井死與永固射賊楊光陞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張皇后父也天啟初封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忌皇后因謀陷國紀使其黨劉志選梁夢環等劾劫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忠賢將從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學士李國楷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國

紀始放歸故郡忠賢猶欲倚之莊烈帝立乃得免崇禎末以
輸餉追爵為侯旋死於賊

周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禎改元封嘉定伯賜第
於蘇州之葑門帝嘗諭奎及田貴妃父弘遇袁貴妃父祐宜
恪遵法度為諸戚臣先祐頗謹慎惟弘遇驕縱奎居外戚中
碌碌而已李白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高密諭奎倡勸戚輸
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
捐萬金且乞皇后為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
自成去奎降於我

大清

明史彙

列傳第二百七十七終

寔改戊午

